

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在冰城的日子

□ 童话

已是盛夏,上班的药店外,路旁两排树龄颇有些年代的法桐,在努力开枝散叶,织成一片绿。天空几乎被蔓延的绿色霸屏,只在枝叶的间隙里,能瞥见小块的蓝天。

这个季节,我的西北小城,到处都是密不透风的热。

去年此时,在哈尔滨,正是一年中最为舒适的季节。7月初离哈时,天气正凉爽。东北气温低,道旁多植杨树、柳树和榆树,没有法桐。

那时,我上班的药店窗外,早柳枝条随风飞舞,还有东北的蓝天和散落在天上、棉花般蓬松柔软的一朵朵硕大美丽的云。

前年初秋9月,第一次出远门,去4000余里外的冰城居住。孩子在那里上大学。找了校内的一家药店上班,休息日,就上街去转转,东北话叫溜达。

说是上街,其实就被冰城的蓝天白云一路领着走。真是大养眼了,蓝天高远,云朵飘逸,如此明朗辽阔。我家乡的蓝天,可就逊色多了,没有这么美。

冰城的深秋,是囤菜的季节。租住的校内单元楼外空地上,晒满了成排的大葱、大白菜。我自行脑补,入冬便是大雪封山,无菜可吃,遂一趟趟去早市囤菜。大葱、大白菜、土豆,买了一大堆。

除了大葱一直吃到年后,白菜叶蔫巴放坏了,土豆出芽了,只有忍痛扔了。校内的超市、仓买,都有新鲜蔬菜售卖。我的囤菜,失败也失算。

也许,囤菜是东北上了年纪的人对过往岁月的缅怀,或是不自觉地沿袭这种生活方式,来留住已消逝的年代的温情和温暖。

就像热油浇到辣椒面上,那滋滋的声音,油泼辣子和面条的醇香,都会让我感到无比亲切。都会想起小时候,外婆在厨房里做手擀面的情景。

入乡随俗。到了冰城,用豆油烹土豆炖茄子,包酸菜馅饺子。别说,还真好吃。回到家乡后,做了次土豆炖茄子,吃着没滋味。明明在东北时,做出的土豆茄子吃起来绵软香糯。

我归结为,东北肥沃黑土地,出产的蔬菜就是香。自此,重启醋溜土豆丝、烧茄子的菜式,土豆、茄子,各归其位,不在一口锅里纠缠。

上班的冰城药店,老板娘教我土豆炖茄子,茄子不用刀切,得用手撕成小条,炖出的菜才入味地

道。老板娘我唤大姐,我们同事都是这样唤她的。第一次见大姐,我就觉得她长得像一个人,老演员凌元。

想来大姐长得像凌元年轻时样子,眉眼弯弯自带笑容,一脸的福相。大姐皮肤白皙,微胖,头发全梳在脑后,扎一个丸子头,额头有美人尖,很大气漂亮的长相。

同事霞说大姐有旺夫相。我和另一同事小雪也是这样认为。大姐老公老付,个子高高的,他沉稳,大姐开朗,两个人是从校服到婚纱,大学同学结为夫妻,感情很好。俩人的儿子小付在音乐学院读研究生,大高个,是个俊朗帅气的大眼睛小伙,长相集中了父母的优点。

霞和我同龄,生日大我7天,她性格活泼。小雪是个文静秀气的女孩,二十出头。小雪上班从不化妆,她给我看过手机里的一张照片,她在家,穿着又仙又飘逸的汉服,化了漂亮的妆,妥妥的古风小美女。在药店,我们三个人交替上白班。值夜班的是大姐的小姨,我们都唤四姨。

前年入冬,除了囤菜失败,用塑料瓶做酸菜也宣告失败。

看着满满5升塑料桶里,没有衍变为可口酸菜的白菜丝,我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,发誓再也不染指酸菜腌制工程。

四姨听了,给我带了几棵酸菜。四姨每年都用小缸做酸菜,是老行家了。给我的酸菜,整棵颜色乳黄如羊脂玉,剥开一层层叶子,菜心金黄透亮,很漂亮。酸菜剁碎和猪肉馅包饺子,和炒鸡蛋素饺子,好吃开胃。

大姐有次做了酸菜炖肉片,给我端了一小碗,里面还有冻豆腐。这是地道的东北菜,味道很好。但终究我长了一个家乡胃,还是喜欢用酸菜包饺子,或是包包子。

大姐屡次建议我休息日带孩子去吃东北菜,如数家珍,给我推荐附近锅包肉、大丰收、铁锅炖味道好的饭馆。

我终是辜负了她美食向导的指引,和孩子外出吃饭,无一例外,直奔一家冰城当地的饺子连锁店,大快朵颐。

四姨年纪大,退休了。大姐的弟弟接任值夜班。他比我和霞大两岁,性格开朗,我们都觉得他小。他姓运,我们叫他小运。听说小运出过一次车祸,在医院躺了几个月,恢复得挺好,就是走路慢了点。

大姐说她从小喜欢养鱼。店里摆放了好几个鱼

缸。一个大鱼缸里,养着一条寿星脑袋罗汉鱼。其他小鱼缸,都是红色、黑色、白色的小金鱼。数九寒天,小鱼儿在鱼缸里游弋,自由灵动,冰城的冷,似乎都消减了几分。

一场大烟泡漫卷、朔风呼号的及膝大雪,让我真正见识了冰城的酷寒。也许,这正是冰城的魅力。冰城的春天姗姗来迟。丁香花开的5月,是冰城最美的春天。过了5月,端午节就到了,满街都是大大小小的五彩葫芦。

小运说,葫芦就是福禄、平安。一地一风俗,我的家乡,端午时节满街都是香囊的药草香。

霞是家里么女,有两个哥哥。她和双城老家的妈妈视频,一口一声娘,声音又脆又甜,像个在母亲怀里任意撒娇的小姑娘,让人羡慕。

冬天,霞包一整天饺子,端午,煮一大盆粽子,回娘家带给爸妈。有好吃的,自己不舍得吃一口,也都给爸妈捎回去。

端午过了不久,霞请假了。霞的妈妈一直有心脏病,这次住院,在重症监护室。没有想到,霞的妈妈,真是撒手人寰。常和妈妈视频,甜甜叫娘的霞,真是让人心疼。

我不知道,她多久能痊愈失去母亲的痛苦。我不敢问。

从冰城哈尔滨返回家乡时,霞还在休假,没能见上她,和她道别。过了段时间,在微信里,我们聊了许久。她说,跟我还处不够,以后有机会来东北玩一定要联系我,她请我吃锅包肉。

霞说起去世的母亲,我提到世上最亲的人,我去世十余年的外婆。我一边敲字,一边流泪。我知道,手机屏另一端的霞,也在哭。

冰城药店里,有两盆君子兰,一盆昙花。我在的时候,君子兰一直在开花。在冰城待了一年,没有见到昙花开放的样子,只见碧绿的叶子一点点长高。

去年深秋,我在大姐的朋友圈里,看到昙花开了。一朵一朵,硕大美丽,像冰城洁白的雪花。

作者 | 陕西咸阳人,家庭主妇
喜欢文字,偶有散文发表

今天于我是个特殊的日子。
清晨起来,带着一丝倦意,在电脑上完成了申博前最后的一点工作。我放松地伸了个懒腰,目光从屏幕上游离开,望向窗外。虽然它已经被厚厚的窗帘遮挡住,可由于今天太过明亮的阳光,仿佛要透过窗帘照进来一样,我不由得走过去掀起窗帘一角。果然,今日春光明媚,洋洋洒洒地照在整个黑土地上,让那土地上若隐若现的一丝绿意更加青翠。我将窗帘拉到底,让阳光照进来洒满整个屋子,让温暖的阳光铺满我的床。

再推开窗,想更清楚地欣赏窗外的春景,哈尔滨春日独有的和煦又夹杂着丝丝凉意的风趁机溜了进来,我打了一个寒噤,随即又感受到充盈全身的放松和清爽。“今天天气真好!”我心里想着,又仰着头贪婪地呼吸着窗外那混杂着泥土清香的新鲜又纯净的空气,直抵肺部深处的畅快让我决定出去走走,惬意地感受一下哈尔滨的春。

远远望见阿什河那边升起了风筝,飞得那么高,那么远,仿佛是故乡的游子径直奔向他心中的远方那般,心向往之的共鸣,只奔着那心中神圣的殿堂而去。有了目的地,脚下自然快些,没一会儿就走了一半路,路过了我的高中,路过了常去的书店,路过了最馋人的小吃街,思绪随着记忆飞舞,唤起了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所有的爱与思念。

漫步在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,我惊讶于我从没有好好审视过脚下的这片土地。高中时,我从玉泉小镇而来,随迁而驻扎在这片土地上。三年来,虽然成绩差强人意,我仍把所有的时间花费在学校那片小小的土地上,除了偶尔的社会实践和聚餐,我似乎从来没有探索过这片土地。可我不该忘记,我所有的思绪、梦想都从这里启航,我的眼睛、我的心灵都由这里的云端漫步与遨游,是他成就了这本身。

这回忆如同割不断的丝线,越理不清楚,便越多解不开的结,无论触碰到哪个结,都实在难以从这结里抽离出来,哪怕是随着时间流逝而远去的,也是在记忆深处早就藏好的,当你拾起它的时候,它早已经历你后来度过的漫长岁月,带着新的烙印,给你一番别样滋味的感受。

沿着阿什河的堤坝一直向前走,整个宽阔的河床便尽收眼底,在外求学的几年,我很少有空在故乡这样漫无

抓住哈尔滨的春

□ 黄超

目的地游荡,即使在假期,也是在家休养生息,除与好友相聚外,便再不随意闲逛。今日我心再无事,终于有机会探索脚下的每一寸土地,感受它的壮阔与温柔。

我步履不停,思绪更是纷飞,在今天出门之前,我好好用热水浸透毛巾蒸了一遍脸,细心地刮了胡子,换上宾(高中挚友)送我的大衣。是的,我今天格外打扮了一下自己才出门,我不修边幅的状态恐怕好久了,我自己也不清楚。自1月份硕士毕业回家来恐怕一直如此,回家后一直在忙博士奖学金申请,小心翼翼地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,除此之外,我没有找工作或其他退路了。我内心的忐忑与苦闷可见一斑,也就无心打理我的外表了。

可今天不同,明朗的春光让我醒了过来。
眼前的美景拽回了飘远的思绪,放眼望去,微风吹皱了阿什河的水面,泛起涟漪与清波,不知何处来的水鸟,遨游在河面上,或静悄悄地浮在水面上,或偶尔盘旋在水面上狠狠地盯着水下的猎物,随时准备雷霆万钧地一击。我笑着欣赏着这自然的物竞天择,诧异着动物与人的世界竟然有着这般相似的生存法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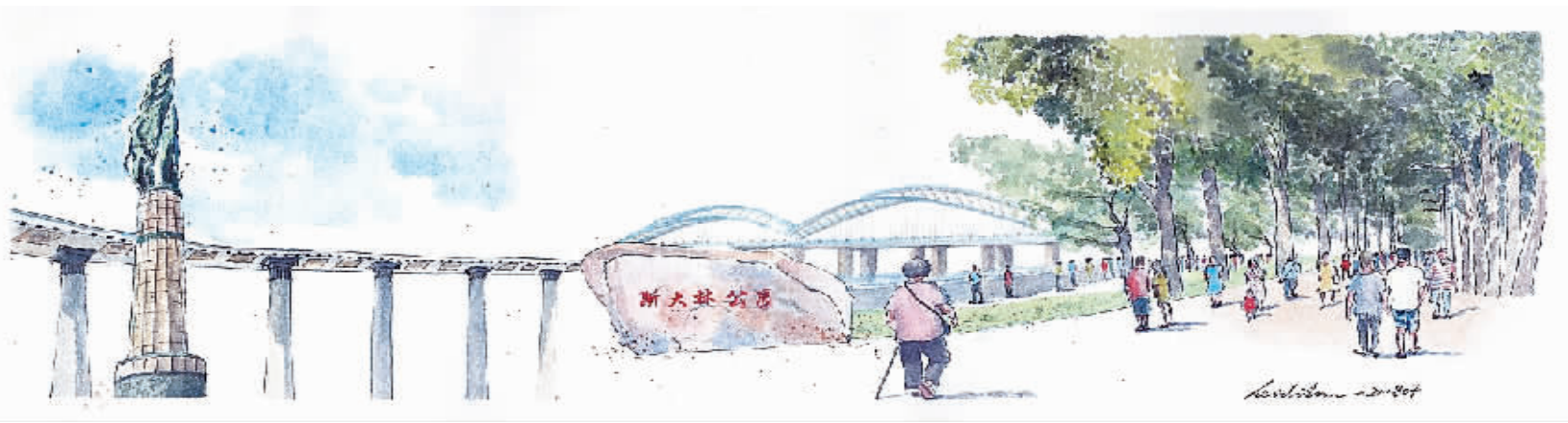
沿着河堤继续行走,赶上今儿明朗的天气,我看到放羊的老汉吆喝着一团团像白云浮在河岸上的羊群。多么美丽的画卷啊!金黄的阳光洒满了整个人间,羊儿边走边啃噬着岸边的青草,显示出生物链与满足的样子。

不觉已临近黄昏,我已经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下午,这好像很少有的无聊,转念一想,也无所谓,反正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浪费,为什么要计较这短短的午后呢?它带给了我无限的满足,让我切实感受到了故乡的美好,让我感受到了我,这个个体的存在,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吗?

我就要飞了,一个哈尔滨长大的孩子,也要去往地球上有入居住的最南的半球去学习,度过接下来的几年,我很难不对哈尔滨充满留恋和不舍,这是我祖辈辈挥洒他们的汗水,绽放他们的青春之地,让我怎能轻易离开,让我怎能不好好告别就离开呢?

也许将来的某一天,我会去很多的地方见识春天,看富士山的樱花,看悉尼紫茵茵的蓝花楹,这些都是我向往的地方,可是,都再也不是故乡的春了。而沐浴在故乡春意盎然里的我,此刻,只能祈祷:无论我身在何方,哈尔滨的春永远在我心里。

作者 | 悉尼大学航天与机械学院博士生



因为你们,爱上这座城

□ 葛瑞源

在这个世界上,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爱,还是对一件物品的爱,或是对一座城市的爱,都应该是有缘由的。

我居住于吉林省通化市,一个外地人之所以爱上哈尔滨这座城市,是因为几年前与家人在哈尔滨的几件小事情,因为几个不知姓名的交通警察,深深地爱上了哈尔滨这座城市。

哈尔滨素有“东方小巴黎”“东方莫斯科”“天鹅项下的明珠”“冰雪之城”等美誉。四年前的夏天,当时年龄均已超过80岁的父亲和母亲提出要到哈尔滨看看,于是,我和爱人驾车与父母一同赶赴哈尔滨。

我们中午时分到达哈尔滨,办好住宿,用完午餐,按计划下午去太阳岛。但当我们到达太阳岛附近时,却被告知景区内在准备一个什么比赛,已经关闭。

我们不免有些沮丧。

这时,我们的车子跟着前面的车辆进入了一条无名道路上,车流不是一般的拥挤。人们常把这种情况比喻为“流动的停车场”,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个动时不动的停车场。我好不容易把车挪动到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前,见有几个交警在那儿指挥交通,我由于对道路不熟,不敢把车往前开。有位交警可能是看到我车牌号是外地车辆,在我的车前向我作了一个手势,让我把车往前开,我为能够听到交警的指挥,及时地放下了车窗,交警一边作着手势,一边向我发出指挥口令:“来,向前开,往前挤,向前靠。”

我的车子按照交警的指挥,很快离开了拥挤路段。我心里大为释然,对当时的情景也感到有点可笑。对于交警来说,在拥挤路段指挥交通一般为“等一等,靠一靠”。而哈尔滨的交警则是“向前挤,向前靠”。当然,我心里也非常明白,这是他们对外地车辆给予的特殊待遇。

我们在哈尔滨游览了几个景点后,又决定到防洪

纪念塔看一看。我按照导航的指引,车子开上松花江南岸的那条道路,这时父母问附近是不是有卫生间。我又往前开了一段路后,发现前面沿江公园里有个卫生间的标志,于是放慢了车速,把车开到道路左侧的空旷处。

我刚把车停住,前面一位正在执勤的交警走过来,我立刻有种不祥的感觉,认为我违章停车,是要接受处罚的。但交警并没有让我出示行驶证和驾驶证,而是敬礼后问道:“您在这儿停车有什么事儿吗?”

我向交警说明了情况。两位老人要去下卫生间,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暂停一下车辆。
交警看了看车上的两位老人,欣然同意了,并指引我们把车继续开向前方安全的地带停靠了一下。

当我们要通过横道时,由于道路上的车流太大,我们所处的位置并没有斑马线,加之两位老人年事已高,行动比较迟缓,我们不敢贸然通过,只能站在那儿望路兴叹。

正在我们为难之时,那位交警站上道路中央,对行驶的车辆作出暂停避让的手势,腾出道路让我们扶着两位老人安全通过。
我向那位交警连声说着:“谢谢,谢谢。”
交警却说:“不客气,您快扶老人去吧。”

当我们返回时,那位交警还站在那儿等我们,再次指挥车辆暂停避让,使我们能够再次安全通过横道。

我心头立刻涌起一阵感动,早已把未能去太阳岛的那些沮丧一扫而光。
我再次向交警说着感谢的话,交警却催促我们尽快离开。
我启动车辆,交警一边引导驶入正道,一边说着:“祝您与家人在哈市开心快乐!”
我轻轻按动了一下喇叭,向他表示敬意,然后驾

驶着车辆向前驶去。

在那种情形下,我没能记下这位交警的警号,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庞,只知道他中等个头。反正,我认为他很帅,因为他一定很帅,必须很帅!

那天是:2019年8月24日。

按照行程安排,第二天我们从哈尔滨去牡丹江。但当我上车设置导航时,却又出状况,导航提示我的车辆尾号为当日限行,无法驶出哈尔滨市,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情急之下,我拨通了哈尔滨交警的服务电话求助,电话的那端传来一个非常友好的声音,问明情况后,让我稍等一会儿再出市区。

没过5分钟,对方给我回了电话,告诉我可以走了。在离开哈尔滨时,我特意留意道路上行驶的车辆,那天除了特种车辆外,没有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在路上行驶。

我不知道交警给我的车辆作了何种技术处理,我返回通化后,没有收到违反限行规定的通知。

我们与哈尔滨,虽然仅有不到24小时的缘分,但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事都一一迎刃而解。我们与交警的接触也只是几个瞬间,甚至连人影都没有看到,但留下的印象却是极其美好的。

哈尔滨的交警不愧为这座城市的靓丽名片,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,他们也正是哈尔滨人民的代表。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市容美、景色美、建筑美,人更美!他们太友善,太有爱,这样一座友好的城市谁不爱啊!

作者 | 吉林省通化市游客